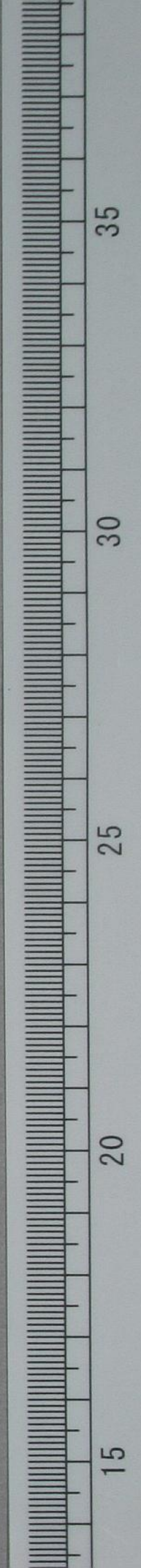


擊壤錄

四

柳田文庫  
文庫11  
A1704  
4



文庫11  
A1704  
4

柳田泉文庫



擊壤錄四

東照公與豐太閤講和入京太閤接以大賓館待極豐

旗幕至飲膳器皿盡畫公家徽章公歸語本多正

信守佐渡曰優遇如斯吾竟膺之耶正信對曰否此猶

前日小笠原長忠也己公笑而領之小笠原長忠

河人公以勇力頭今川之七武田北條延以重賞不從

每親出使長忠前驅長忠終不能發

東照公嘗侍豐太閤太閤率爾誇公曰天下寶劍如

吉光正宗等歷世名工所鑄造盡填我庫內子之藏

擊壤錄 卷四

元章云田  
齊遜此多士

何以為最。公謝以無之。太閤曰：雖然，姑聞其所有。公改容對曰：僕之所寶，則與殿下異。僕麾下，有壯士五百人，與僕一心，雖赴水火，不避也。西觀東歸，所以道路無虞者，實此力之賴矣。是僕之所最愛重也。如刀劍，則無一口，足以為寶焉。太閤憮然有怍色。

本多重次世本多作左衛門三河剛直簡易，如無智識而

請悉下情。東照公初定三河，使重次及高力清長

天野康景高力與左衛門後封岩槻二万石河內守

臣為奉行，嘗布禁令，沮格不行。重次曰：下民撲推，不

自知干觸也。臣且曉諭之，乃國字大書，署其尾云：敢

有違者，作左衛門叱之。自是民無有犯者。又嘗行役

東家人曰：一筆相報，火災是警。阿仙勿瘦。重次有一子，曰成重。

小字仙千代，後封丸岡。四萬三千石，飛驒守。馬宜肥焉。眾稱其簡盡。及

公平駿河，獲一大鑊，輸送濱松。重次見而罵曰：有大

志者，安事湯鑊刑政乎！命吏碎破以聞焉。公悟，面

謝其過。重次喜極而哭。

土岐定政故美濃國主兵部太輔定明之子，小字愛蘭。曆二歲而孤，從母移三河。冒舅氏稱菅沼藤藏。事德川氏，擢騎將，食相馬萬石。文祿中，復土岐氏山城守。天性强記，善于談說。

嘗陪東照公，在向嶋第，會加藤福嶋等來訪，請聞

公功略。公顧而目定政，定政乃指示左右群臣姓

卷一百一十五

名具舉其父兄姪弟履歷可二百餘人緘悉無遺足以槩公督戰有素也諸將退嘆云多士如此公必為天下主帥矣

大久保忠世小字新十郎更七郎右衛門父曰平右衛門忠員三河世臣封小田原四萬石文祿

中之隸杉浦久藏在軍重傷時敵追急忠世下馬騎

之杉浦罵曰吁愚將矣亡我屬千百難換一君且我

棄君安得為男兒誓不敢乘矣忠世即步而走顧叱

云辭讓有時余既棄馬唯汝所欲小出甚內後至喻

曰大將去矣汝宜速騎焉遂掖之跡忠世而還

土屋忠直小字平八郎慶長中封久留里二萬石民部少輔十七年卒年三十故甲斐將

土屋昌恒土屋摠藏右衛門尉直村之弟世之子年

十三以義臣後召侍世子忠直有異父弟曰岡田內

記東照公夙識其父乃命忠直與土屋氏而弟畜

之忠直謝曰渠以臣故恩拔不堪感佩但臣之發跡

亦以父故也臣與渠分離日久未知其人何如臣固

不欲以同產之私瀆先父家族也不聽公俞之而

止岡田內記松平防州士竹右衛門元次之子後命

東照公觀伶人舞高館顧左右云辨慶佳士今希復觀

哉本多正重小字三彌稱三彌左衛門佐渡守正信

為步卒將慶長中復歸封相馬萬石曰世無判官彼何足言正重悍厲

粗直屢有戰功暮年未得封一夜侍駿府寒甚公  
命鶴羹其兄正信陪食 公語之曰是其温熱耐久  
如此乃知大鳥足養老也正信投箸將拜答正重遙  
聞之大聲詈曰如正信輩小鳥羹固不堪寒耳徑出  
公愕然曰乃弟狂憨果不可為人上也至元和初  
台德公賜邑萬石 公召見曰聞汝調進爾來修省  
可想也正重對曰否 將軍寬仁不似父公雖微狂  
夫誰復傲之 公笑曰故態乃復爾

關原捷後 東照公怒世子愆期斥黜不見從行將士  
恐懼莫知所為 桝原康政少輔獨訴其冤苦爭辦理

公為齋威相待如始初世子從東征在小山及石田  
軍康政前驅徑出山道間五日抵小諸聞真田昌幸  
應賊遣其子信幸招諭之不肯正信謂小敵不足攻  
會番士進鬪結而不解正信怒以軍法坐之曠議累  
日又遭霖雨竟以繼敵愾期獲譴康政夜謁之曠議累  
罪言臣等亡狀萬死唯命但聞世子有二罪果然一  
公亦不為無過也何則公以今月朔日就道十一  
日抵清洲未二日移營濃州可謂急于戰矣欲子父  
會戰何不疾報發軔且駐清洲以相促焉雖則遲緩  
數日賊未足慮也公勃然曰吾先發相告何云關  
然康政曰今月初七世子僅得報大驚晨夜冒涉  
蘓險隘加之霖漲泥行日馳十五六里騎卒皆瘡請  
少垂鑑焉公乃責問使者始知其阻兩康政又言  
縱真田不討即所以遵公命也則世子豈得自恣乎家  
庭之訓固不得不嚴今使儲嗣得咎弓箭是不止詬  
其子臣竊為父公不取也泣數行下 公深感悟焉  
見世子孫故世子德康政賜書致謝 康政退與井伊

本多二子會飲直政井伊直政小字萬千代父曰肥後守直親駿河人幼事德川

公累被超擢為功臣稱首封箕輪十萬石後言今日移彥根十五萬石從四位侍從兵部少輔

之辨不啻完子父恩實為天下後世大計也康政欣

然有矜色忠勝中務少輔曰固如兵部言但吾有一不解

子能犯主公逆鱗而不免佐州掣肘何也我三子者

之於德川氏也海內莫不知矣矧以子材略直排群

議一鞞殲敵奉世子而西縱不逮事豈至得重譴則

不必用今日苦爭也康政悵然康政與忠勝同甲少

長相狎知莫不言於是把杯劇談盡漏而罷

豐太閤常言關東本多平八鎮西立花左近可謂海內

一雙勇士哉

立花統虎實高橋氏主膳正鎮種之子為立花鑑連嗣屬大友氏後隆豐太閤

領柳川十二萬石改名宗茂從四位侍從左近將監坐關原事喪封台德公嘗置談客十二名宗茂與

焉賜邑萬石元和復舊封更飛驒守卒年七十四

石田之亂立花左近攻京極宰相

京極高次小字小法師長門守高吉之子

世領江北數郡為足利氏四職之一高次幼而孤遭亂喪邑及豐太閤起以姊故叙進封大津六萬石近

江守是時為九德石從三位參議于大津鏖戰累日加封移若狹九萬石

殺傷相當嘗遣使城中曰今日陣亡有十時傳左衛

門者殊為可惜矣願得其遺骸城中亦請斂山田三

右衛門首級乃物色交還之世謂之大津還屍士林

相傳以為美談

立花左近在嶋原一日顧左右曰今宵賊必出矣必斫  
 寺澤黑田兩營果如其言客問何以知之左近曰前  
 日戰酣賊屢上櫓眺望而注目兩營以其最易入也  
 古田重勝初事豐太閤封松坂三萬七千石兵部少致  
 輔以關原功增食二萬石慶長十一年卒歿  
 時其子重恒在緇縲東照公命其弟重治大膳亮  
 元和五年  
年移濱田後而為兵部少輔重治辭曰是家兄之任  
 食封如故請待遺孤長襲之臣不敢膺也公諱之更進大膳  
 亮元和中重治終傳封重恒以承父官己為小宗別  
 給仕焉松倉重政長門云彼其致仕吾謂為其病也  
 守而今强健在公勤勞不怠足以知其執志之有素也

退讓如此世果有幾人嗟稱不措  
 阿閉兵太夫仕柴田氏以拳勇著後祿于越前食四千  
 石其僚駒井伊勢為子掾甲請阿閉儉之禮畢云願  
 公舉少壯畧以訓我兒阿閉曰身無一事可話但柳  
 瀨之敗有單騎自後呼言今日適不得偶公不以僕  
 驚鈍幸得相當余乃回轡將揮鎗又言吾又為賤卒  
 血污乞且俟之徐洒水拂拭以交鋒焉值日暝相揖  
 而別顧余曰僕為青木新兵衛後來不死勿相遺矣  
 至今想其丰采夢寐不能忘也坐有老頭陀聞之愕  
 然言公即其人耶公為大藩重用僕猶如此謂之何

哉便證其鎧馬果為青木也。時新兵衛薙兩人拍手稱奇交叙悲歡於是宰相忠直召見青木亦與四千石。

岡部氏駿河人河村善左衛門之妻也有才識以台德公乳母貴顯號曰大姥大姥招其徒屬會食于厨者月兩次躬親執匙以為樂焉一日本多佐州至見之大驚言豈無女侍輩乎何為自輕也大姥不悅曰吾聞公驕恣久疑之今果然公其忘彌八之故耶吾素鄙賤欲飯數客不得幸舉於保傳安富尊榮臣畜數十人今正思舊而爾公言如此無乃忽于大任乎

佐州慙伏不能答大姥病將死公親問其所欲對曰妾飽沐君恩又何所言唯願欲公遵守父公約東勿為世人指摘耳公頷曰固也更言其他強之三弗言公即出于時大姥之子坐事放流於是大姥蹶起麾公曰是必為兒事故也惡公必勿釋渠矣如為妾撓法貽辱後世則妾死且不瞑矣乃絕

松平羽州松平直政小字國松元和封大野五万石寬永中移松本又移出雲十八万石管隱岐少將出羽守寬文中卒越前中納言庶子大坂役其母泣誡之曰妾聞梅檀香自芽甲公生長將家既逾十歲冀努力自效矣或者鄙怯取敗世必言賤妾所



鞠宜其辱祖考也則妾無復生見公耳為具甲仗促左右啓行羽州先衆奮鬪果不負所誨

并伊氏步將有某兵庫者及大坂兵起掃部延見之詢

云聞汝長軍事乞為吾一言某乃索懷出手書一冊

言率下之道斷然勿貳慮耳首鼠兩端何以為將掃

部曰善矣謹承教某欣然曰臣平生所記唯斯一事

今老而垂死固愧與年少爭先也不圖蒙顧問獲據

蓄念又復何憾遂焚其書

堀直寄

小字三十一郎父監物直政堀氏之相直寄幼陪待豐太閤任丹後守公薨歸仕食坂戶二万石及堀忠俊竄廢賜飯山三万石從水野日州勝成於元和中加食本庄為八万石

大坂一夜日州見炬火起馳告敵出直寄曰非也彼

欲來襲何用火自明之為既而報炬滅非敵直寄曰

吁是悟而晦之也結束而俟果遭後藤基次之至直

寄善用兵鍛練有素稱為多士嘗有一老兵逮事之

客諮其將畧答曰渠不喜己之立而喜人之立所以

異於他將也

台德公日光襄事後入朝謝恩

上皇召見謂曰今往誰復誨督卿者朕且一言夫先

將軍生長干戈騷擾間百戰定國其所云為施設不

無權謀奇術也今卿為治世良帥須率爾正道博愛

體物傳福子孫以為王室輔矣朕聞改過自責萬姓仰之驕怠廢務天人俱棄勗哉勗哉勿或忽諸公感泣而退終身遵奉不敢遺失也

元和中台德公將傳職世子大會藩鎮使土井利勝

大炊頭預告明年傳襲事諸將拜首而賀井伊直孝

頭尚少獨默然利勝私詰其意直孝曰是亂兆也吾

將弔焉安敢賀曰何故直孝曰邇來兵革纒戢創痍

未瘳尋修江駿兩府藩牧疲命今又行大禮朝覲

會同財力俱竭勢不得不割剝下民以救目前急也

愁怨填路禍亂踵至曷俟吾言耶利勝深然之與偕

具聞焉公曰善但言已發不可復收他日有見莫

或敢隱諱也利勝曰直孝答拜直孝曰臣言是乎宜

施行焉是而不行臣復何言且如今日之命諸將皆

面從而腹非公悟而改之誰謂不可公撫然有

沮色利勝進慶曰臣等憤憤日就衰訕今天生若士

以匡輔國家也伏乞從彼言公乃顧直孝曰予當

遂為汝遷延歲月爾直孝感泣而出比明再召諸將

追更告命一云宜更築羅城以警不虞也召諸鎮告之衆

皆唯唯直孝無言公問其故對曰是臣所不解也

子幼時平故應徹一郭以安群心爾今却加之恐天

台德公入覲在二條時福嶋正則有罪留府邸使其子

正勝侍從備後守扈從焉公會執政親臣密議收

其國藤堂高虎和泉守言宜託事令西上然後發命否

則不止擾府中其据邸抗拒不可知也執政以下僉

同之井伊直孝年少在下班進言是不可訓也今縱

能誘致渠諸將由此自危一旦有急孰敢應命哉臣

輩叨大封豈非備今日乎彼若抗拒臣討而滅之耳

高虎固執前議相爭不止公艱然而起爾夜竊使

井上正就小字半九郎父曰半右衛門清秀三河世

須賀番頭後封橫招直孝近前曰汝言當矣但以耆

知言

舊異論不敢顯從也遂遣使其邸輸封禁錮焉

板倉防州襲職初其父臚來國光刀所作曰是可以傷身

可以護身又可以傷人護人爾慎勿託諸狂夫矣防

州幼給仕幕府會將軍入朝遣人京師請父釐行

裝久之無報憤謂其宰比期迫宰輸致一筐方六尺

啓之一大竹笠而已為怡然解顏眾皆異之防州曰

非自蔽無上視耶時人以為有斯父而有斯子

台德公時黑田氏相栗山大膳栗山利章與其主忠之

爭事相懇以忠之言曲有奪國之議公特召

安藤直次帶于紀國而詢諮焉直次對曰曲直折獄

捷悟

常理也君臣父子寧可理論哉彼其犯上罪不可釋  
果如所議則終使我輩告許亞相乎是導天下臣子  
不義也公悅而從之黑田氏遂得不亡

鳥居成次土佐守食谷村三萬八千石傳於駿河亞相

德川忠長小字國千代台德公次子元和四年封  
甲斐二十萬石寬永二年併駿河遠江食三州五十

五萬石參議從四位從二位大納言  
唐無道八年夏命就國無幾配苑高壽亞相驕蹇

僭上屢忤相國旨成次為之彌縫或溫言慰喻或

犯顏諫誨盡力匡導焉既老在邑病將死會亞相得

就國命大喜馳使報成次成次於邑悲哀不能自禁

使者謂感激乃爾為泣告之曰亞相言公聞之必悅

或足以愈其疾乎今果然何君相相孚之深也成次

蹶起掉頭大息曰否憾吾不幸長生聞斯不祥事也

吁君以遺黜自榮執心如茲宜至于此極矣相國

唯二子身老且病當應左提右攜為國家長計而無

故遠之將何所賀君已一出不得再入矣吾而不死

或有調護聚首之日今也如此可奈何嗚呼使吾不

如此豈至竟見離斥乎事事乖違唯有速死耳因蒙

被困倒無言而歿明年亞相果放于高崎

佐川田昌俊永井氏之宰當永井信州時永井尚政右  
近大夫直勝

之子給仕台德公食二萬四千石及  
從為老中攝書院番頭尋併父封古河八萬九千石

公薨解職移淀食十萬石群下貧困請有司稱貸會  
鎮護京師從四位信濃守昌俊即出銀千貫與息期十年償本及信  
州西歸大怒讓其專命廢藏昌俊曰果如臣所料是  
臣所以不咨稟也今群臣無得于君則勢必資諸京  
坂商賈是正縱商賈蠹公家財物也平時蓄積非警  
不虞乎今十歲復故不損一錢而群臣安堵緩急自  
備則使君下不失衆心上得輸效縣官不亦美哉臣  
被譴責固所甘心也信州愧服昌俊嘗從學林道春  
林信勝字子信小字又三郎為幕又好吟咏與石川  
有儒員薙髮稱道春民部卿法印又山石川重之字丈山小字嘉右衛門號六  
六山人三河世臣有故辭官隱居京師友善有

待花歌詞云與志乃夜滿波奈磋久胡侶乃姎佐奈  
姎佐奈古古普爾哥架留美涅乃志羅久毛

後水尾上皇採列諸集外歌儂世傳榮之昌俊稱喜六  
下野人其先

高橋氏事佐野昌綱臣於佐川田因氏焉昌俊少仕  
越後木戶玄齋玄齋死寓于京師關原大坂後有首  
功受祿永井氏或云待花歌在駿府時作飛鳥井黃  
門惟庸獻之

高力喜兵衛相酒井氏食四千石忠勝奢俊酒井忠勝  
左衛門尉

家次之子元和四年襲領高田十萬石移松  
代又移庄內十四萬石從四位宮內太輔其弟長  
州又佐其欲重斂厚賦士民凋弊高力切諫不用上  
書辭位曰臣言非乎是暗愚無識也安任重寄臣言  
是乎宜見聽納否則曠職耳唯唯奉旨無所可否童

孺而足矣。臣不敢為也。忠勝不允。忠勝在江戶購得一茶壺價萬兩。撫愛特甚。欲饗諸老。誇示之高力。乃謁忠勝曰。使臣與燕會。則必哭泣矣。忠勝不悅曰。何也。對曰。萬金茗器。宗藩州牧所不易獲。今君侵蝕下民。以縱意玩好。臣以為百姓膏血所凝成。惡得不悲慟邪。夫得一器而失群心。士畔民離。孤立無助。遂至亡身絕祀而止。噫嘻。可不懼歟。願君悛行自省。務修惠政。可以流福後嗣。與國家共无疆也。忠勝大怒。擯黜不見。欲殺之。松平豆州信松平竊與戶田左門戶田氏鐵轉左門一西之子亦稱左門繼食膳所三萬石謀邀取轉尾崎又移大垣十萬石從四位米女正

之託于松浦氏終老死平戶

持田次左衛門尾張書記也。城中嘗有匿名帖。描一大人物相貌兇惡。署某某九名。云通計十人。皆姦邪毒國者也。丞相顧左右問一人為誰。持田對曰。匪他。即公也。已。丞相曰。何謂也。持田請退。具疏記。丞相不法十事。云是舉國所悉。公獨茫然。故或者欲教公自思也。丞相大憤。竊遣刺客刺之。竹腰正信小字傳次郎更左傳次父曰助同母九郎正時近江人幼而孤慶長中以丞相急招持田。舍一室。誡勿妄動。乃出。既而刺客至。無所得。丞相益怒。會正信朝。日夜闌矣。汝有何警。正信對曰。有一奇

士臣固諳其忠誠正欲相薦爾問其姓字曰持田次  
左衛門正相愕然正信厲聲曰渠所論殊為切實今  
諸大臣箴口渠獨奮不顧身使臣輩愧死矣風節如  
斯須過祿之正相允之正信乃更宿贊見公加賜其  
俸命以要職竟至參預國政

加賀相本多政重安房守食邑五萬石與越後相小栗

利忠五郎左衛門親善嘗東上歷高田利忠邀饗食之見其

子正矩小字大六後美作守曰風骨清秀宛如王孫公子因戒

加意訓導焉及利忠死正矩襲職驕僭弄權果敗其

國

加賀中納言前田利光小字大千代大納言利家之季子兄利長無子繼領加賀能登越中三州

百二十萬石為筑前守致仕居小松萬治元年薨官

祿尊大為藩鎮最深自晦默無所修飾本多橫山等

本多安房守橫山左衛門佐醜其鼻毛長而難面言之私教侍者

對鏡自摘又託其沐浴上一鑷子納言都弗省一日

諭諸老曰吾處危疑之地自快於鼻頭得無奇禍哉

任他愚悔之欲以與卿等永保富貴爾

台德公之薨于西城或勸秘喪備變大猷公從酒井

忠勝讚岐守言即日發告焉先是列藩朝會無定期每

來往遣重臣於品川仙壽兩口迎送之或至託遊獵

親出也。勲臣旂士率宿衛府下，不能視邑政。於是公大召內外藩牧于廷，面諭曰：「大相國薨矣。予紗軍職，有年於茲。在昔我祖我考，以與諸將有素，不得不厚禮相待。如予生爲元帥，固與祖考不同。則諸將均之我家人耳。自今革制度，正名分，不復用舊儀也。儻有窺斯際會，不屑我言者，歸休三年。徐決順逆，予將欲用弓矢法授之。人人相視錯愕，不知所對。松平政宗仙臺中納言進言：「尊卑一定矣。豈待辱命。夫豐太閤之暴起，臨衆衆無敢撻撻焉。況以天潢之派，閱閱之曹，撥亂反正，于今三世。海內乂安，得各保全其身家。」

孰不由德川流澤，若其負恩抗命，臣直蹴破之，不敢付他人也。諸將同聲贊之。公悅，命宴饗諸將，入御內寢，并伊土井以下，隔帷羅列，獨隨一小臣，便服坐褥，遮召諸將，手取佩刀，侑之，云：「宜親驗刀焉。」諸將惶汗匍匐，不能仰見，纔奉賜而退。公便下教，更朝見禮，定會同期，列藩以四月，勲臣以六月，皆間歲而入。間歲而出，出入止，遣使其邸通問而已。他至婚娶營築諸件，盡稟公裁，勿得自肆。又從遺令，徹西城儲蓄，頒與勲臣旂士，上下歡洽，威權日熾矣。

紀伊大納言少時好使劍，每得刀，必身親驗焉。嘗手刃



一囚而快矣、傲然顧侍者曰、斯乃斯手、不知外國亦有斯精也乎、那波道圓那波方字道圓小字平對曰、臣聞干將莫邪、水屠蛟犀、陸斷虎兕、今君所佩、將不相下也、又有人君以殺為戲者、夏桀殷紂是也、今君所行、亦將不相下也、祇恐後世以為暴君口實耳、納言無言而起、爾夜遣左右謝曰、今日之事、我甚謬矣、非爾正言、殆且不悟、自是不敢復親刃也、又其用人、大高重高源右衛門行事違旨、納言怒唾詈之、嘆云、恨吾不幸、無良臣、每事乖謬也、道圓進言、吁、君何其不明也、舉國幾千萬眾、外內博考、新故並采、豈匱智勇其

人乎哉、今不能自觀察、安敢望良臣、納言憮然曰、爾言是也、道圓剛直敢言、不少回避、恒誠子弟、人臣之事君、亂世則戰、平世則諫、唯一死也、已、

紀伊大納言屢招真田豆州真田信幸、小字源三郎、安房守、昌幸、長子、仕、德川

公、食沼田十一萬五千石、伊豆守、後併、松代、為十三萬石、明曆中致仕、以下故老、問、創

業遺烈、豆州言、君每事似父公、唯使眾一節、竟不如也、又嘗為納言語、僕所領騎士、比君五之一、然而倉猝間、為僕效死者、不下二百也、納言深嗟賞之、

幕廷朝集、仙臺中納言見酒井讚州、請戲一角觥、讚州不肯、託有事將出、納言徑進握其手、讚州不得已相

搏于時內外藩牧梯次觀望井伊掃部賜言曰讚州不勝旂士之耻也我且繼之渠固易與耳讚州多力遂鉤其脚倒之納言匍匐而起嘆云公洵可謂善相撲矣

大猷公每出野戶田正助未曾不從焉正助鷹人也以

善發蹤最見寵昵衆私稱之野讚岐蓋比乎酒井讚

岐執朝政也公嘗田婦訊左右曰今日命召渠或

呼為野讚岐渠直應聲而至抑何故哉左右詭對曰

是野狸也非野讚岐也狸邦言奴吉與讚岐相近渠蓑笠擔桶

註誤禽鳥猶之野狸變幻誑人也公欣然曰善矣

蹤恐誤

由是公亦不名直稱曰野狸

嶋原賊起大猷公命板倉石谷石谷定清小字重藏時為目付後轉町奉行將監近等發近國兵進勦既而公令酒井讚州召

大文保忠教永井道存善左衛門上意見忠教曰議既晚

矣臣又何言曰然則使命非乎且聞子之策忠教對

曰膠漆之氓擁衆據險不可侮也若二子卑賤恐不

能自將安能控制群帥邪臣愚竊謂宜使老中奉一

宗藩以監臨之而已是時公將親征相臣固爭之而止

板倉防州久為京尹勢位隆貴殆比執政番將戍二條

者膝行誓首不敢仰視岡部興賢內膳正長盛次子為大番頭丹波守

敢任負氣常言我職在守衛與彼不相關如何屈伏焉每與之會議恣言抗辯無所遜辭防州目為強情漢云雖面目可憎而心膽可賴

岡部興賢因屬曹事詣松平豆州豆州接客意所不可輒愀然色莊曰吾年老過聽請更詳之衆多逡巡不能對而退興賢於是改容曰君任老中之重而視聽憤憤耄而貪權恐竟誤國家大政今者所白固屬瑣屑然在僕為要務可默而止耶即起將謁他老中豆州牽裾笑曰吾豈不悉何相迫之急因撫其背云剛腸可尚遂允其言

柏山甚右衛門岡部興賢之宰也體直不撓興賢剛戾有時不耐其忿強為屈下一日諫爭弗從即塞門堅臥興賢屢請起視事辭曰君既無取乎臣是臣曠職也安用相見之為興賢不得已使客致謝矢日後不敢復違矣其見敬憚如此時人目之曰鬼眼有淚大猷公時酒井忠勝與井伊直孝松平信綱板倉重宗協和輔政而世人稱四子殊不相諧矣或告諸公公召諸老誠其不忠忠勝對曰臣等俱服官政謀謨來往不得不親睦也但恐阿徇謬國而不自悟焉權相疏逖以徵外間議論人心嚮背而已公曰善言

者誤矣忠勝曰否外議信然耳忠勝嘗建白橋于六鄉墨陀兩河或言非所以固國也忠勝笑曰宰於海內者當須用人為城矣如遺撫字之道而据險自保則大城得一日守耶

大猷公奉上恭順遵守遺訓不敢忒禮也嘗入覲駐二條私謂左右曰予聞祖考言每拜

皇上不能正視竊以為不然今日注目玉座及蹇

御簾不覺低首手指震掉艱於執盃也嗟天威咫尺得不起敬乎其詣管廟也神門外捨輿而跪云下僚之禮乃爾

大猷公嘗省評定所獄顧永井直清信濃守尚政之弟

頭及尚政移徙割與長岡二萬石慶安中陞曰政府

大坂城代移食高槻三萬六千石日向守曰政府

裁事不得如法吏徒據曲直斷決而已今有爭牧地

者覆訊据實還付原主常也客或無地可牧則喻主

借之若取直割與要兩得其所耳又有一重犯自首

多黨與松平豆州令吏繫之將盡逮捕群醜也公

曰如此囚宜速戮之懲創其餘爾苟索枝斷根是世

無噍類也

大猷公嘗啜菜羹見中有一蟲挾之顧左右久世廣之

小字三之丞銑長久世廣宜庶子寬永中為小性組番頭進列近侍食邑五千石寬文中陞老中封關宿

五萬石從四位侍從大和守唯而進兩手拜受徑吞之公變色

廣之佯為不知對曰敢謹嘗食爾公悟之笑曰膳夫之喜可知也庖人由是得不罪

久世廣之廷中誤事為酒井大老酒井忠勝所詈斥廣之告

老中鎖戶待罪居數日松平豆州詣大老請釋焉大

老愕然曰吾與公等漸就衰邁可託此任者非渠輩

而誰我特警渠也而今為官長罰之可謂喪國體矣

渠年少縱不自悟公等盍思諸

大猷公時板倉防州與皇使東下皇使廷見所司

為之儼禮也及期公誤不報防州防州趨而造朝

會公將出中根政盛壹岐守奉冠服防州麾之啓曰

今使者至而無報是臣獲罪邪乞自此解職否則宜

輟朝也于時百僚陪位使者方到政盛大驚請待儀

畢防州曰果爾則我竟閑人耳啓否在子吾何管焉

即起政盛不得已具聞之公遂稱病停禮召防州

謝其過客謂防州曰君之權力可謂無上矣吾未聞

人臣能屈人主也防州曰吁公非謝我也謝東

照公也祖制京畿小大庶務及關西三十三國事

命所司專掌焉公適有悟于我言也我豈敢自尊

焉客稱善

板倉防州每出廳廊下西面拜首躬執茶曰隔紙障而視事有一所親問其故防州曰西面者拜愛宥神也我聞群神威靈之赫莫愛宥若焉吾孜孜克己誓期公平而或有私意相紊乎請立訖吾命以致國討矣夫聽斷之不明因我心觸激于事物也今吾碾茶者欲驗我心動靜已方其心氣一定手與臼相和旋轉齊均下屑精細則知我心靜虛可以應物矣抑人之於貌有可愛有可憎有似慤而姦有似癡而黠品流萬殊不知端倪則我好惡親疎之情隨見而萌焉未聞彼之言說而我先以為正為邪為寬為誣至案成

獄決真假曲直顛倒不與彼其坐挺杖之間對司命之吏氣褫舌縮固亦難於自白矣我聞古人不動心又聞以貌辨折吾曹庸劣每事見蔽安敢企望焉是其所以執曰不見客也

板倉防州東下見會津中將

保科正之

問湯武放伐公以為

如何僕屢質之洛儒未得其說也中將答曰是在彼邦先賢所傳自有定論愚安得而是非焉但學問之道在擇而修之如吾與足下則不敢倣湯武而取法於文王伯夷已放伐之說何必深窮

青山大膳亦以湯武不臣每調

儒諸

咄咄逼人

大猷公嘗演舞伎令內外官吏便服縱觀焉井伊中將  
 以下皆采衣紅裏而朝大目付井上政重主計頭正  
就之弟寬  
永中為大目付任筑後守食  
邑萬石萬治中卒年七十七獨着熨目麻服公遙  
 目之曰汝盍記我令政重對曰臣謂是外廷之命非  
 臣輩所為也公不悅曰汝將狂乎政重延頸而進  
 曰臣不敢狂執政大官之人皆狂耳公益怒而起  
 政重退語人曰將軍慈仁不圖我完吾首領也釘  
 戶待罪未幾更加封三千石  
 大猷公擢神尾元勝備前  
守町奉行廷見曰市務要切何  
 以自處元勝誓額對曰臣謹欲無阿黨相援公曰

在今日尤不可不思此言

未也人不必無相援焉若予之待藩鎮與勲臣自有  
 差等否則幕威不振也如夫阿黨須痛自戒耳又嘗  
 諭長崎奉行曰海內縱為他人有予不憾也倘使外  
 虜侵掠我尺地豈不大辱天下後世乎汝務勿損國  
 體

阿部忠秋小字小平次左馬介正吉之子慶長十五年  
以童子擢侍世子賜邑千石屢加封領忍八

萬石寬文中致仕從  
四位侍從豐後守慶安中命傳幼主會津中將稱

為篤行長者曰權門成市從古而然今渠戶庭聞寂

不見一客可謂寄託得人哉

明曆之災嚴有公道於西城于時烟焰焦天風力益

真希觀矣

壯衆情恟懼以為姦慝或乘變并伊酒井井伊直孝  
 以下耆宿臚列左右各勸駕其郎松平信綱請移幕  
 上野群言滿庭無所適從阿部忠秋進曰臣鄙卑不  
 自揣敢陳愚衷諸君所議誠為大不可也今祇欲避  
 火有山里隙地在又復何慮焉伏以自下東照公關  
 原偃武海內驩虞戶不夜鎖膏澤被民六十歲于此  
 誰復稱亂梗化者儻乎有諸命將禽滅頃刻可辦也  
 今無故而出無故而入將自損國威以失衆望邪願  
 諸君熟計焉如忠秋則遵奉遺旨以殉于茲耳於是  
 諸老相目無言公徐顧忠秋曰汝言是也予又何

之矣會火亦不至而止當此之時外間失公所在

倉惶不知所為宿衛之外無隻騎到忠秋子忠能實忠

秋之從子修理亮正澄之子襲食忍九萬石延寶獨

初陞老中無幾病免傳封而老從四位播磨守率兵馳入親警諸門嚴為守備青山水野輩青山水野

忠善亦以為難及

大猷公執浴而熱怒命阿部忠秋處司浴坊主斬忠秋

唯而起私待者曰今吾過聽他日俟霽顏而相報焉

衆訝之謂公既顯言死刑而復之是重罪也已而

忠秋頓首稟曰曩承坊主罪狀臣方觸冒威嚴戰慄

失措不記放逐如何也公默然少之曰放之八丈



衆始知其用心之深

伊丹康勝

小字喜之助事東照公歷納戶頭留守居封一萬二千石播磨守寬永十九年始置勘

定奉行康勝與酒井忠吉杉浦正友俱掌之 網右衛門管郡邑貢賦勸農通商與民同利並以循

良稱焉府下舊有管甲斐小紙者抽稅若干或請增

納金千兩代之衆議欲許康勝弗可久之其人私就

所識執政祈之執政喻康勝曰千金小利固非禪國

也然無故得之不亦多乎聞卿獨拒而不取何哉康

勝曰今往諸君能使無盜竊耶僕不得不聽也執政

怪問其故康勝對曰我邦物產之佳以紙為最而小

紙則貴賤上下不可一日無者特以其價廉為用也

今彼所納非欲益其價以羨餘償之乎乃為此轉賣

者亦將遞相益以利已其價不止倍蓰矣夫一疊加

一二錢富民不以為患貧民產業之苦日僅得數錢

贏以畜妻兒者又無他物可換之勢不得不各貴其

所鬻以辨其需一物價貴百物隨之自然之理也百

物沸騰衆不得其需則或飢或寒不死不止死而不

失其守唯士大夫能之如農商則否死于飢乎死于

盜乎雖同是死欲一日生存情也遂至相起掠奪不

得不措不獨下民如庶人在官者亦然唯其貧困所

為勢遂及此，諸君將何政過之？況縱下爭利，征之于上，遠邇相倣，峻削良善，禍甚乎盜竊矣。方今國家撫有海內，海內所有，莫非國家資也。苟節費省用，一歲所積，不知幾鉅萬兩。今利區區千金，而病民壞風，猶割四體以充口腹也。嗟夫，物價不平，由多抽稅，我老矣，又有理財之說，幸諸君善處之，勿以貽蒼生之患可也。

明曆火後，松平豆州建議急命諸藩在府者發出就國。紀伊大納言召豆州罵曰：「值此恟恟，宜徵衆自警，而却遣之，何哉？況所關非細，何不相聞？」豆州對曰：「機會

間不容髮矣。臣恐群議曠日，竟害于事也。今者府內焦土，莫有粒米，上下栖栖，飢寒不支，勢且至難測也。當是之時，損一口則得數口之益，緩一日則貽數日之患。或疑其異心耶？與近之病君側，寧遠之利于征討焉。臣固甘心受罪，所以敢行不聞也。納言釋然。于時穀價騰躍，一石數金。豆州即給旂士俸錢，倍與其直。諸國相傳糧船爭先輻湊，百姓得以不匱矣。

松平豆州天才縱逸，處事敏捷，如影響然。時人稱為智囊。慶安明曆間，主幼時艱，與酒井井伊諸老協贊燮理，罷諸藩質，嚴殉死禁，善政嘉績，陸續敷施，或謂豆

州曰、先世慶賞之典、日月踵行、今也曠廢、何以勸下、  
豆州曰、幕下幼冲、而修舉故典、是使輔臣膺偏黨  
之謗也、不特不能酬勞、或以釀衆怨矣、竟待其親政、  
人亦無有倦色、嘗建白、徹京師銅人鑄錢、遷城中山、  
王祠于上野、論者以為卓見偉識、非庸人所辦、古所  
謂社稷之臣、豆州幾焉、

牛込勝豐忠左衛門擢目付、謁板倉防州云、疏拙何以處重  
任、防州曰善矣、唯自拙其拙、不蔽上聽爾、否則為之  
下者將不堪矣、子之疏拙、豈無人可用哉、不必隱諱  
欺世也、勝豐感服、謝曰、請記于佩、永矢不愆、防州曰、

是亡父所訓、非吾之言也、今吾詳語子、昔者余膺職、  
辭不得命、云姑從事乃父、而後就真、及入京、父列計  
簿、會掾屬、邀余於衙門、問幕下起居畢、交付吏務、  
輒起欲出、余駭遽止之、曰、兒愚不肖、久給仕中、不問  
外事、今且師資左右也、父哈曰、明主無見、安敢使汝  
哉、我老垂死、汝竟不得不躬料理也、唯慎勿掩其愚、  
縣官多人、代以賢才、汝豈得束手待之、夫人孰無過、  
過而自掩焉、不直禍畿甸、覃及關西諸道、可不懼歟、  
即日就市廛、徧訪里老戶、長言我既解任、姑寓公管  
下、自今謹奉約束耳、居都數年、時招豪長、圍碁消遣、

喻云新尹嚴酷勿視如舊尹以自取敗矣余由是抑  
畏勦勵稍得承乏也

安藤氏士一場某有奴獲一鳧于鍊炮洲以地係獵場

為鳥人所譏告執政召重長安藤重長故老中對馬

藤四郎某之子襲食高崎五萬六千石歷任書院番頭寺社奉行增封萬石明曆三年卒當奴大

辟而放逐某重長聽命意甚不平因訊云某不親下

手故使我得保先祀也乎眾異其言重長曰若某身

犯之我猶某今日也今往諸老亦宜痛督家輩以為

自己地耳執政便停前命使某鎖戶旬日奴遂免死

見放

安藤重元對馬守重信為書院番頭時命兩番索能吏

重元乃疏上一士執政以其人嘗獲譴不取更撰舉

焉重元曰渠素有節行雖一時註誤而今砥礪彌堅

我之屬曹無如渠材強之弗聽重元怒曰人誰無過

今諸老雖顯達自好追思往事寧得不靦顏握汗耶

不反諸已而責年少完行非所望於諸老也拂衣起

直聞諸幕下竟叙用其人果以廉幹登進之初世廣

中根隅州隊下為隅州識拔事與此相似不知孰是

松平式部小字國松本姓柙原氏遠江守康勝之姪勿

石賜姓名松平忠次從四位侍從式部太輔移白川又轉延路為十五萬石寬文中卒鎮姪勿延路

朝訊家老用人曰聞此地多乞丐果然耶衆對曰唯實如尊諭式部曰渠獲好姻族矣卿等知乎否衆默然式部曰我將淘汰培克貪污逐次處法以為渠報仇豈不好姻族哉

板倉內膳板倉在大坂預與邑民約緩急入護吏士家眷分蛤殼為符各記其偶以士與民名居交付與之臨變相證疾出依焉寬文中雷震天守櫓事起不意城中沸騰兒女狂走叫苦諸門衛卒內顧路阻獨內膳所守京橋門外施柵譏視嚴為警備部屬皆已無妻孥累一意赴難竭力防禦焉市民亦創萬治災治萬

三年譙門災延燒硝庫火藥鳴發聲撼山岳逆敵或及數里外人多死傷急使人宣言硝藥投渥無復遺患府下由是一時晏然青山奉利見下等馳至見之深嗟嘆焉事聞幕廷特旨嘉獎

板倉內膳云病者於醫唯言之從及其復故忽然不相顧戰國君臣之際殆有甚焉其初也以患難利已而擢用焉及事成欲遂不帝不顧又隨而擠之為之臣者亦矜能負功冒進不已至上下相殘而止可歎哉青山大膳青山奉利大藏少輔奉成之子襲領尼之就崎四萬八千石大膳亮卒年六十九封也倉儲空竭僅餘永樂錢一囊勤儉率下盡力農

政至夏日赴神崎堤躬執龍骨車以督灌溉由是國  
 富兵精號為勲藩領袖于時從兄因州請俊鎮大坂  
 城問曰若有變故為我出幾騎大膳答曰弟有三隊  
 隊七十騎當一隊守邑二隊交上耳政府嘗病藩牧  
 服色大奢私招大膳詢自戢之計大膳乃穿條綿社  
 衵而朝諸將相視錯愕侈服頓止

備前少將松平召見京儒三宅某問都下事對曰客有

摸造京極黃門藤原定家正三位俊成之子正二書

奇巧逼真大可惡耳少將曰未也是猶不至害人若

夫佞臣黠士假仁飾智欺罔百出以覆家國者豈非

真可惡耶當少將時每郡置黻以隙講習士庶蒸蒸

敦朴作風春歌漁唱絕淫靡聲加藤月窓翁加藤泰

大夫貞泰之子襲食大洲五萬石西歸途值群兒詣

天祖廟訊其鄉貫曰備前人從者以語言弗類叱之兒

笑云備人愧虛誕吾曹安敢詐焉翁在輿歎曰遐方

小兒尚知其所嚮少將教化之大可憶也

津田永忠小字十次郎更佐源太夜直少將聞漏鼓顧

問幾更永忠對曰臣方眠而不記耳少將器之擢橫

自職年纔十八諸老在廳閑話永忠正色曰此坐不

容私語眾怒而唾罵之少將曰果足以有為也又視

其退朝目云才氣豪蕩誰出渠右者但恐養失方  
取反噬之殃

寬永後大申教匪禁編戶之籍皆命所在僧徒檢證備  
前獨用祠官幕府使人詰之少將曰證籍取乎審實  
雲水之徒行止無常朝夕換居不如土著祠官易查  
覈也終不復問

備前少將自田還烹鴈賜左右庖人私之多糝牛菜他  
日如野青地三之丞故要其婦頓首曰今日牛菜之  
獵其樂何如少將怪問得實乃斥庖人更為設饌青  
地以善射有寵冬日侍射少將顧之云汝今日之發

噴

一何艱滯對曰歲期迫矣負債作山所以艱滯也少  
將笑與銀若干

由井丸橋之謀逆也畏憚少將謂不先取公則難得志

預講攻擊策製飛蝶器械飛蝶池田氏徽號少將方食聞之

投箸而起單騎詣府訊老中遂得掩捕誅滅之

加納直恒小字數馬更五郎左衛門紀伊用人剛毅不撓敬天愛君志在

死事每朝訣家人而出嘗論對苦爭臣相大怒瞋目

辨駁直恒指臣相腹曰言與心乖矣臣反思焉當祿

由井正雲直恒固執獨不奉命後語所親我生無益

于國但沮渠召命似納微忠初正雲因國老度邊若州求為內豎臣相以直

其人如其諱

恒言不輒下命若州使客怵直恒云公意既決子若  
異議徒見遺誅直恒叱曰罷矣竟不可用也夫以兵  
器自任而甘為內豎意嚮難測正雪梨偽造公家章  
額金其黨云亞相所賜及事覺終致物論囂然

加納直恒温醉少言絕意財利金帛之貺率委架上至

妻兒不知如券書賜物莫復取於吏其族隅州如納

稱平次右衛門任增祿千石得報夷然顧對書吏其

妻喚曰宗家如田大是喜事君何不省諸直恒徐言

今且修謝帖其接客也時然後言見者心醉高井信

從五左衛門等以為當世聖人

井上河州正井上利寬弘好學傍嗜吟咏官暇訪友或到夜

分一日退朝與丁蕩遊過期不至獨領一奴還丁輩

惶惑待罪於吏河州笑讓之曰某每夜出敢盼盼於

行何哉今足以相償矣他日又不容復爾也其甥松

平甲州輝松平綱自河越來謁河州問在邑何樂對曰歲

演武技為例今且欲息衆肩而我屬卑微不多畜人

徒驅使之而已河州曰善矣務簡其政令無然煩碎

所以自安也甲州嘆服河州值夏日不雨出見茅莖

訪窮乏計戶口支給金粟邑民翕然向城拜跪

井上河州言人主窮奢極欲則人臣精意器玩以射重

利所以奇技淫巧輩出是為盛世必無之事也今人

多尚東山樣器皿何也會此昌運追彼弊風不亦可



慨乎

井上河州會客吟哦松倉伊助與焉興酣起言日將暝矣不容踟躕兒兮呱呱妻兮待舖河州肅然改容曰善哉言也生靈重大人能如此何物不利伊助頓首曰然但利物者寡而病物者衆願明公懲其衆者以勸其寡者爾伊助有器局以市人特見優遇

松平甲州絕嗜武技簡壯勇閱甲馬糧儲器械莫不豐堅如鎧曹專用漆髹鎗鋒用三角菱若粒子形皆其所躬驗實審定又預製行營具及軍裝旅裝兩樣附卒長以屬曹挺杖路費緩急發遣勿有遲悞矣後世

崇尚遵依其式稱曰甲斐公樣

龜井茲朝伊豫守豐州龜井茲政豐前守茲矩之子襲領津和四萬石亦豐前守延寶八年

卒長子豐州夫妻愛少子松之助有易嫡之志而茲

朝素行純粹夙膺朝爵為世子日久又以其有外助

茲朝室酒井氏修理大夫忠直之養女也憚于撼之茲朝深傷之悒悒不

樂數託病退養不可欲削髮晦跡亦懼其涉物議而

止一日訊姻族舊交無故而卒遺命以疾赴使松之

助代立是為能登守茲親天和元年襲封轉當時知德岐守享保中卒

其情者莫不為之悲哀

稻葉丹州稻葉通在京時俗尚豪華公卿貴措微行蕩遊

或有沈醉肆店者丹州痛糾察之至俳優雜劇一時

絕跡其後頽弛舊弊寢起當松平因州松平信興伊豆守信綱庶

子嚴有公之為世子扈從左右食俸千石美濃守

更因播守進小性番頭父臨死分田併食七千石延

坂城中少老中天和申奏者封土浦二萬二千石遷大

坂城代元祿三年轉京師所司代從四位侍從明年

卒受所司命宣言曰我若遇野行者畢執拘之以付

法吏都人聞之杜門屏息及入京先謁傳奏司上疏

曰臣來非敢過臺閣佳遊也夫逍遙山水覽觀勝境

各具其法服誰復非毀者今聞年少子弟戴羅笠穿

葛袴做賤士所為以歌嘯市門不特汗其冠屨正所

以紊亂朝憲也倘令與力同心輩誤認勘發其謂

之何哉於是諸貴人迭相告諭淫風自止

本多中務本多忠國中務太輔政長嗣子實松平氏刑部太輔賴元之子襲食福島十五萬石天和

中務太輔元祿中卒接物寬恕所居四隅大書忍

字以自警焉嘗見路傍梟示愀然曰惡是斃于杖下

乎何法吏之不明左右不能解中務曰無他彼其剝

痕未過四五日今察其犯由源委曲折遠有自來豈

數日間所能了哉非鞠治失措而何居性命重大假

令定讞猶宜覆訊以索之生路今也如此可勝嘆耳

聞者感服

京極氏世臣有相田與兵衛粗剛有才備州京極高豐刑部少輔

高和之子寬文二年襲領九婦女子松平甲州信平

龜六萬石備中守卒年四十七遣相田勝之相田不悅備州面諭曰吾藩福

豆守伊後更遣相田勝之相田不悅備州面諭曰吾藩福

小無人代汝且汝所不欲誰又受之敢為吾一行以

慰父子之情矣相田固執不從既請辭祿去備州曰

吾以一女故勞汝于外吾之過也雖然去留在我豈

可妄自効乎哉置而不問無幾擢大目付及立世子

高或小字縫殿元祿七年嗣立分弟特命為之傳

本在因州本庄宗資小字平四郎更次郎左衛門京師

及公襲幕職數加邑至笠間常憲公外舅執性謙

恭不以貴戚自驕大夫人五萬石從四位侍從因幡守在小川別館傍置一郎以

便給仕因州言此非我邸我為邸守也元祿中有旂

士邑土交遷事萩原重秀近江守諛因州謀為之易善

地因州却之曰吾以肺腑登進封爵超衆心所不安

宜准據原額勿以營利矣由是疏斥重秀不復相見

也

伏水密通京師賈船所輻湊良賤成群元和以還籍外

之士不許帶双刀遊子憾焉元祿中建部政宇初名政吉

丹波守政明之弟襲食林田萬石內匠頭元祿十來

為奉行盡會寓客喻曰士與商別在双刀而公等為

法受辱可恨也今吾資籛廩權籍于我則品流有等

稍足以自伸也。但如貴冑豪族，不屑我徒羈管，亦其所欲，不敢強爾。於是割已俸祿，支給數口，因約云：朔望佳節，不必相訪。若有變故，敢煩一顧而已。客悅而從之。

中院大納言源通茂大納言通純之子，後才學優長，得

上皇寵，數侍講筵。青蓮親王尊祐法親王，靈元天皇第九子，二品之

幼特，詔傳之，率躬訓導。務據古道，王門之士，莫不

敬憚。一日見廳有碁局，却之曰：王方妙齡，勤勵之不

暇，如何奉斯玩物？因喻衆曰：鄙事賤業，雖時觸視聽

及其成立，或有愧耻自悛之日，如碁戲，則雖非太可

憎者，而日漸月進，耽樂廢務，終至荒敗，其心志可不

懼乎？客有上一洞簫于王者，名工所製，殊為精管。納

言適朝，顧左右叱曰：誰為此大怪事？取而碎之，或為

客惜其喪名器，客喜曰：納言不窮其所從來，臣之幸

也。器固不足惜。

山名義豐實金田氏，遠江守，正勝次子，信濃守，主殿矩豐之義子，伉直篤

行，恒言聖賢之教，在敬一字，而其發見者為義也。敬

義固非二物矣。天和中以美姿儀擢近侍，及牧野成

貞備後喪嗣，特旨取義豐為子。時成貞以替舊貴重，

勢傾中外。義豐弗肯曰：臣既為主殿養，今捨故而取

新去賤而就貴心之所甚慙縱蒙嚴譴不敢奉命也  
公大怒處遠流成貞深義之多方申理且言今若罪  
彼臣斷不復立後爾遂見赦給仕如始義豐嘗言臣  
沐君恩叙任先父不自安也唯幕下垂憐焉主殿  
由是為侍中陞伊豆守元祿中為人誣搆公乃命  
父監囚之易置嗣子無幾寃白復為近侍別賜五百  
石

長岡佐渡世相于肥後食邑三萬石為八代城守肥後

少將細川綱利小字六九肥後守光尚之子七歲襲

少將越中身奢侈耽溺酒色尤喜男倡有面首者不

問良賤進御焉有二嬖特被寵擢命用人職所言莫  
不聽又多索舞妓日夜狎飲或舉為側室甚至演俳  
優雜戲于城上嘗東上肥馬華裝錦褥九襲使寵童

二十人騎之皆凭描金螺鈿椅子藏暗鈴者音響清  
亮鏘然聞于四外佐渡憂之歲抄造府邸託賀正求

見因疏封事十餘款一曰荒闕今公宴樂怠傲士庶競  
傲之遺烈蕩焉二曰飲酒無厭殘伐性命三曰捨舊  
勞而取新俸多祿姦童四曰賞罰濫激人懷不平五  
曰博購歌妓耗盡府庫六曰官吏黜陟專由二嬖親  
疏七曰朝會儀仗先世有例今茲之行侈靡無度侍  
御特甚八曰國用乏竭上下困弊九曰沈酒廢務慢  
于朝請十曰變更舊制妄創新法十一曰牽姬嬖妾  
恃寵驕橫十二曰遂使九此條款一且上聞危禍立

至痛請悔改曰言若不納則乞致城邑而去矣少將  
惘迷謝曰我過矣今後自新佐渡因勸遠二嬖云是  
蠹國貽患者也少將不得已從之乃留居郎中至瓜  
時下令群下更定裝制嚴禁華服勿上於綢綾縐紗  
二嬖以下童騎皆着綿衣日夕陪侍不離左右既歸  
國召二嬖于廳讓曰汝膺殊遇叨重祿而負恩伐寵  
淫酒誘君殆亂敗家國汝剝腹有餘罪今且從寬典  
削籍屏居焉放諸邊境給與數口於是釐革弊政政  
由于舊警惰撫勤人人砥礪民大悅

庄內侍從

酒井忠真小字小五郎左衛門尉忠義之子  
天和初十一歲繼領左內十五萬石享保十

六年卒從四位下郎在本庄元祿中或諂事當路云  
侍從左衛門尉侍從多有宅地無復用下郎執政乃喻侍從上之以  
賜小笠原佐州小笠原長重侍從久不答阿部豐州  
阿部召其行人詰責之行人辭以未有代地命豐州  
正武怒叱曰爾主以無用納之惡得代地今不啻慢命又  
將重其罪耶行人怖反命衆爭勸獻之侍從曰卿等  
盍思諸忠之與孝均是一也昔者我祖攝州酒井忠  
尚宮內  
太輔忠勝之子正保四年襲封為母病火災請此閑  
萬治三年卒從四位攝津守曠以居老弱豈無故輸之乎且我所有誰謂之無用  
言出大旨邑土不可辭况第宅乎我固將仰親裁也

遂具聞焉，於是更賜一區，其傍侍從悉撤，牆屋遷之，  
衆言執政所占，宜少存體貌也，侍從不從，至敗瓦斷  
礎，盡數轉送，云是我祖所費心，卿等勿為良威權，阿  
中貴矣。

松前豆州喜前為町奉行，嘗值火起，馳過江戶橋，有一  
火丁徑擱豆州鐙，欲擠之水，豆州立攫其髻，顧吏緝  
捕翼日，召其肆長隣保，諭曰：我惕厲據法，務執公道，  
不知渠有何怨仇，夫不自省而犯長上，天豈釋之哉。  
我今任渠所為，善狙擊我，勿再誤焉，遂縱之。又京橋  
傍有邸舍，收為曠野，以備延燒，後藤庄三郎屢請營

鑄錢局，實欲列置房舍以征利也，豆州不肯，後藤更  
稱其地便於局曹，請諸老中，老中將允之，豆州曰：以  
避火之地，與掌火之吏，僕所不甚悟，且與賜之外人，  
寧還付原主，老中不能強而止。後藤厚賂權倖，終併  
有之，豆州命公局之

外，勿有私建，因築垣牆，周溝，以  
過他燒，後藤亦不能恣其意。  
本多能州郡多忠常命大城防火，教鍊卒徒，進止左右，

用金鼓旌旗為號，都依軍興律，嘗遭城中失火，督衆  
赴之，丁徒焦爛，不敢相顧，縱橫馳騁，如臂使指，隨發  
隨撲，所向輒滅矣。能州居恒多病，少食飲，筋骨柔軟，  
如不勝衣，當此之時，身不下鞍，二晝夜，衆皆疲極，不

能起能州自若意氣益加人始知其緩急可賴也平時所需佩服器物率取適用不事裝飾隣國將士慕尚風采至私擬其近侍角子

本多能州出見野人聚瓦墼為竈炊飯詢其名居左右曰是籍外無賴之徒流丐轉食者耳能州乃命吏檢其管內得數百人愀然有慙色曰富貴貧賤命也孔聖猶不免絕糧彼既居我地以我為父母同一人類而飢寒至此罪實在吾也因就六條堤側大修房舍處之丐等感激相戒悛改巡哨國中更為干掇終能州世莫有盜患也

高須彌助鳥居伊州宰也

鳥居忠英左京亮忠常之子食頸城萬石伊賀守正德中

少老中再轉封壬生三萬石享保元年卒伊州服官政夙夜在公家事無

巨細都委彌助彌助為人眇而醜誠慤有度量尤諳物情財賄出入享祀豐殺皆由臆斷不復白伊州而人人慕悅莫有怨謗或疾病無養者躬率醫訪之納券取金為辦藥餌又每冬夏二季假貸貧困以償其負債比舍士嘗以其多口請增廣舍而無有隙地彌助毀己屋割與焉其人慙悔感額辭之彌助不聽曰吾固苦閑曠今自便於事耳

仙臺中將

松平吉村小字藤次郎中將綱村嗣子實伊達宗房之子綱村之從弟元祿十六年代立



東野錄 卷四

陸奧字寬保三年致仕更左兵衛 賀卒年七十二從四位左中將 在江戶新祿教智

派鎗師遣演習于國國人莫出之右者唯有一師年可六十其徒爭勸技師固辭不可乃三合三勝新師憮然請去中將慰曰我藩人士不為少矣而汝能取贏通國精妙可知也今偶輸一人何足自玷哉及彼其齒必為名手矣留以教授焉中將資質寬雅撫御有恩夙以吟誦自娛人謂有故納言之風

有德公繼職初承前世淫靡之風上下偷懦綱紀日弛若譙門器械弓銃專事虛飾其實鈍鏽不中用或至矢丸闕亡不省中坊鍋五郎守西門公識其操練

有素比郊遊經西門俄需火器左右進所齎田付隊器而不足權取中坊銃充之器藥完備殊窮精利公大喜召見中坊身親獎賞之於是諸門傳相儆戒未幾恢張加古

有德公身體魁梧仁明剛毅其在藩邸也病輒近文弱先身率勵多所釐革及襲軍職田獵演武簡閱騎射時尚侈靡公私共困公痛躬省約殺藩鎮獻賜之禮劓官吏稍食之法務招延材能購求古典前世名臣加藤福島平岩等為索子孫存立其後當是時也

戶田安藤戶田忠真松平土岐松平乘邑諸公前後

秉鈞本多忠本多西尾板倉之徒西尾忠尚隱岐守忠成之子襲領橫須賀

三萬五千石自寺社奉行進少老中後老中從四位侍從隱岐守板倉勝清伊豫守重同之子襲領泉一

萬五千石亦少老中明和中左右贊畫焉如大岡越

陞老中從四位侍從佐渡守

州田中休愚輩大岡忠相小字忠右衛門世為番士

奉行能登守轉越前守公夙知其名及入立擢町

奉行聽斷公平果稱其任元文中寺社奉行攝奏者

東增封為萬石宝曆初致仕卒年七十五田中休

愚右衛門川崎人自驛舍賤卒登用掌代官職

訟牧民庶尹百司彬彬稱職而文學則室新助荻生

揔七書數則細井次郎太夫永井孫六郎野田文藏

天文則猪飼文次郎西川忠次郎皆以其技進焉旂

士小笠原孫九郎酒井與左衛門多門多宮土岐大

學等尤精馳射百不失一山本平左衛門粟津金兵

衛以善泗顯其他至巫醫百工莫不各自研鑽文教

武備粲然一新號為德川氏中興明主

近來年穀豐穰物價稍平眾庶得所不復如天保

間之罄罄詢詢也而余數口之家空手仰哺者過

半病患相繼叢脞勞瘁甚乎曩歲豈其否泰有期

盈虧互運邪抑亦幹理之失方也但業暇所錄成

編者四焉因題四句云掌大園庭竹幾枝一床書

研淡生涯修文無復人商榷只有清風朗月知客

夜半

是亦佳境比  
初編小序似  
讓一叙亦自  
知之矣

見而批之曰清風朗月詞家常言耳今子蓬頭垢  
服耿介自恣燈下拍案曰古之人古之人婢妾竊  
笑鄉黨交罵而乃希抱節于歲寒求知音于世外  
何其迂腐疏拙以致此顛頓也盍少雕其質琢其  
璞與時俛仰諸余笑應之曰客所謂知其一而未  
知其二者也夫蓬頭自恣者以多病也燈下誦古  
者不識今人也內外笑罵者素行不孚也唯其不  
孚故欲虛恬其心而清朗其氣也如其迂拙不遇  
則性也命也將奈之何且余雖貧乎未至飢寒灸  
背于簷日娛目于蠹編得為太平之樂民也又何

大挾風霜凜  
乎不可當抑  
其邁往正氣  
之氣亦可以  
想見矣

龍山先生首  
作小傳

丙辰暢月  
既望

弟達  
評

所于求而矯性枉己僕僕爾折腰於道路乎哉客  
首肯而去因附其言於卷端  
嘉永六年癸丑暮春之月

龍山逸農木內倫

擊壤錄四編終

擊壤錄

卷四



